

錦江豪俠傳 (二)

童世璋

強索貢酒孝敬老師

老黑一聽朱大爺要他拿最好的酒，應聲道：「呵！好說，朱大爺要酒，我老黑敢不孝敬嗎？要什麼酒嘛？」

「你看我够資格喝啥子酒？」

「昨日到了真正的陳年瀘州大酒，還存有幾瓶原庄的山西汾酒，聽你吩咐。」

「你爲啥子不提你那黑色大箱子裡的華家村上貢的茅臺？爲啥子緊打煙泡子不開呵呵？」

「你怎麼曉得的？」老黑驚異之狀見於辭色

「我紅黑都曉得！紅是紅，黑是黑，真人面前假不得！」

「莫大聲叫喚嘛！等我去拿來。」老黑回去拿出幾瓶茅臺來，有招貼爲證，瓶是新的，我看已經很不錯了，但是朱大爺怒說：

「要啥子花腔？」砰的一聲巨響，朱大爺把一瓶茅臺擲在石階上，美酒如流水，流向陰溝裏去，「可惜！可惜！」連老遠偷聽的徒弟娃都開腔了。

老黑倒是很沉得住氣，問：「朱大爺！何苦勞你生氣，我就孝敬你幾瓶，以後實在沒有法子，這還是前清上貢的東西，稀世之寶啊！」

「這還像句人話，才對得起朋友，我決不向你要雅片雲土，我平生一口不沾；只問你要酒，就只喜歡喝兩杯，快去！」

老黑這老狐狸，無可奈何地，抱出三瓶爲灰塵所封的寶貝茅臺來，呈獻給朱大爺。

朱大爺連一聲道謝都沒有，雙手抱着就走，上了車子又像是抱着他的小孩子。

朱大爺這一套行動我當時頗不表同意：「你又何必如此呢？」

他向我解釋道：「這老黑，黑心，黑蘿蔔肝，做黑貨，他會結交一些人，放高利貸，誰也把他沒辦法；他是烏龜吃大麥，配喝什麼上貢的茅臺酒，我不是這種要法，就不能管火，（即：有結果之意）別人向他耍一杯「玻璃」（四川茶館名白開水曰「玻璃」）解渴，都不成呢！你看他坐在櫃檯裏的神氣，就像判官。我這叫「從拳」，姪娃子說啥子「從權」，我看對他就只有「從拳」。」

朱大爺又指着懷裏的寶貝說：「這好像是老黑的傳家寶，其實是一個貴州神糧的大姊出生時入窖的，被老黑毀得人家破人亡，酒却入了他的黑庫。聽說那年子共產黨打擾過後，把華家村的好井好紅都破壞了，世界上就再也產不出這種

好酒來，你看，我們兄弟伙這一席春酒是不是難得？是不是別提福啊？」

「豈止是Beautiful，而且是Wonderful！」

朱大爺哈哈地爽朗大笑。

車過西御西街一家舊書店門前，他忽然大叫：「停車！有要緊的事！」於是我就把車停在這家舊書店門口。他抱着寶貝下來，走上幾步，向一位躺在書叢中破竹椅上的白髮老漢行了一個大約六十度的鞠躬禮，我看是酒瓶限制住他，否則恐要一躬到地，並口聲聲地說：「老師！我來看看你。」

那白髮白鬚的老漢的神態使我一驚，貌極清癯而有精神，且有一股高雅的書卷氣，推書而起，說：「不敢當，朱大爺你好！聽你姪娃子說你又來買書了，何必呢？拿去看好了，爲啥子花你這麼多錢，我這小書屋也還過得去。」

「不是嘛！老師說過：『書到用時方恨少。』我硬是相信這句話，不過我讀書的年齡已經不多了，爲啥子不多買幾本？也好傳給我的小娃子。」他講話的態度與剛才判若兩人，如非目睹，實在無法相信。

那老師說。

『不過，我還有一句話不相信，是啥子？』書中自有顏如玉。』就再有玉美人我也沒得興致了。』

老師爽然地哈哈大笑：『朱大爺！你對色已不愛，色即是空，那很好，那麼酒、財、氣呢？』

『財，不義之財不要。氣嗎？難說得很。酒，要得！請老師同我們喝上貢的茅臺去。』說完嘴巴噴噴地響，他這才把我介紹給老師：『這位董大哥，不，董老弟，有學問，够朋友，不，也是我的新式老師，我們兄弟伙常常研究點新式學問，不過他的老學問在新式人之中也算不錯哩。』如此變化多端之介紹詞，使我一時難應對，只好對老師說：『朱老先生過獎。』

老師道：『朱大爺跑遍江湖，最能知人……』

話猶未盡，朱大爺又着急了：『今天是黃道吉日，縣長！』

『朱大爺！』老師掃他一眼。

他連拍那永不放手的寶貝：『該死，那麼老師，我請你上榮樂園喝酒去，有道是呀：『有酒食，先生……先生……』』但他一時饜不上來。

『不啦，今天先生不饜了，我還約好一個朋友來看一本字帖，改天再說吧！你能來，我就很高興了。』

『字帖有啥子好看？』說完朱大爺又失悔，連聲道：『好看，黑紙寫白字，好看！』

朱大爺和他的老師正在糾纏，我抬頭看架上

的書，古氣迎人，氣氛優雅，中國文化寶藏，滿佈四壁；絕非今日在臺灣一些舊書店裏架滿了日文书，和一些放飛劍的武俠書，以及香艷、傳奇、浪漫、並加盜印的黃色書之類的混合體，使我聞到一陣書香，房間內適又飄出一陣墨香，使人心寧神怡。

待一會他們二公終於獲得結論，結論是：老師叫人去買一包花生米和一碟王胖鴨，由朱大爺

當場舉行開瓶禮，敬老師一杯。

開瓶典禮隆重舉行，瓶開，酒香超過了巴黎香水，滿室皆香，漸到無可比擬，無法以文字形容，然後這香味，漸漸與書香墨香融和；境界之高，令人疑是人間天上。

茅臺一共倒下三杯，色如淡墨，濃如瓊膠，純如王母娘娘花果園內之仙桃汁；就只是朱大爺不說好話：『這酒呀！喝了去死也值得！』

『老師，我敬你一杯，祝你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還有嘛，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就只不升官，你聽對頭不對頭？』

老師說：『末了一句對。』

『有一句話對就乾這一杯，其他的話就算放屁。』

此話不雅，我趕忙又開，說：『我今天有機會和兩位老先生喝一頓值得紀念的春酒，必將永久勿忘。』如斯三人共浮一大白。

三巡之後，引來一羣閒人，朱大爺意氣更豪，但老師似有適可而止之意，他說：『我這為衆人而設的書齋，從無這種盛會。』我知道不必勉強，乃陪同這位大吃花生米而喝茅臺的朱大爺告

辭。

辭出，我問他：『你剛才稱他為縣長？』

『他老人家做過我的父母官，對我很好。他說他早已脫離宦海，沒有心在官場裏游泳了。還有什麼浮沉，我說不上來。』

『你常常買古書？買些什麼書？』爲了消除我心頭上的問號不得不問。

『啥子都買，我的買書方法是揀貴的買！』

『什麼道理呢？』

『縣長，啊！他不許我叫縣長，老師做生意太老實，一絲不苟，那能賺很多的錢？我便去買，揀貴的買，但他不賣，所以生意時常難以成交，你看這種生意奇怪不奇怪？』

『一點都不奇怪，真是古道熱腸，令人可圈可點，可敬可佩。』我由衷地佩服，對他剛才在老黑當舖裏跡近威脅勒索，那一點點不滿的心情全部消除淨盡。我想老黑那種人，平日作威作福，非朱大爺不能殺其氣焰，如非朱大爺這種取酒的方式，則上好的美酒還不是灌進了黑腸；我這時才感覺，他這種取酒的方式是義取，而他對老師，則恭敬出自誠意，大逾常人，具有尊師重道之古風，且一切表現自然，並無絲毫做作，出自於自稱『少讀詩書』全憑自己撞蕩江湖的朱大爺，實屬難能可貴。

『你爲啥子不開腔？』

我一邊扶着駕駛盤，一邊答道：『我在開車，開腔？開腔要撞死人。』

『對頭，小心玩汽車，撞壞了店子我包賠，撞死了人我們良心不安。』

「我們到那裏去吃酒？」

「打道不醉無歸小酒家。」他果然不再開腔，但他竟高興得唱起戲來，戲詞却是希奇古怪：「衆文武，與孤王，打平伙！……」

不醉無歸暢談身世

車抵不醉無歸小酒家，黑漆大門，珠紅欄杆，饒有古趣。

夜已漸深，不湊巧，剛看見一個么師，正在把黑底金字「開堂」字樣的木牌翻過來，換成一個「畢」字，朱大爺老眼不花，大聲嚷：「再翻過來，開堂！開堂！」

那么師一看是他，果真趕忙把牌子又翻過來，並致歡迎詞：「朱大爺肯賞面子，我再拿一個來掛起喲！花開滿堂！」乍一聽，不但覺得酒店雅，么師也不俗。

朱大爺還是自顧自地抱着茅臺入室，他不願假手他人，雖然么師搶着上來要提，但他說：「這不敢勞駕。」真可謂知酒愛酒者矣。

進入了西廂房，字畫楠壁，雅趣更增，全體么師都來侍候着他，氣派非凡。

他說：「童大哥！今天這席春酒，只有我們兩個人，姪娃子常常在唱：「人生難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那麼，今晚在這不醉無歸，誰要不醉，誰就是烏龜！」這個陣式，好不驚險！

「何必呀！」我有無法招架之勢。

「也好，如此我們盡興喝，喝到九分半，不醉，誰要醉了，誰也無歸（是否烏龜，則不得而知）。我說：「不了」，他道：「不醉，不歸。」

這奇妙的邏輯學與修詞學，使我更難招架。

「大爺們喜歡啥子菜？」么師們一致地問。

「我喜歡啥子，你們還不曉得？啊！童大哥！你喜歡啥子？」他後來竟拋棄成見，由我全權點菜。

我點了一些常吃的菜，好像是棒棒鷄、大蒜鯉魚、樟茶鴨，用一燈如豆煨着上桌之豌豆燒肉，麻婆豆腐之類。

么師把菜名用唱川戲的腔調唱起來，尾音拖得很長，並自作主張：「再跟朱大爺上一碗月母鷄湯！」

不料朱大爺對此忽提抗議：「男子漢，大丈夫，喝啥子月母子的鷄湯？換一個原汁鷄湯，不能滲一丁點兒水。」

么師說：「一模一樣的。」

朱大爺偏又固執：「你那個曉得一樣？月母子還上籠子嗎鷄湯？這個名子就有婆婆媽媽氣，娘娘腔，我決對禁止。」

么師被滌上一頭冷水，却熱氣直冒：「朱大爺說的有學問。」又大聲叫喊了：「月母鷄湯免了，換一份大丈夫喝的，不滲了點兒水的原汁燉鷄湯，母鷄湯要濃！子鷄要嫩喲！」

店主人獻上一束含苞未放的香梅，酒香又像海濤一樣地翻騰起來，花襲酒，酒襲花，香襲人，相互激蕩，蔚成人人生難得享受之真味。

「童大哥！我敬你一杯，你這位腳底下人和我最處得來，如同兄弟；老實說，我當初對你們腳底下人還有些意見呢？鄉壩頭說：「爲啥子？地讓你們住，我們種的糧食給你們吃，爲啥子？」

「如今我搞清楚了，我們原是一根樹上長的枝子，一棵皂角樹上結的皂角，要是大樹被人砍斷了，誰也莫想活下去，我們是同胞兄弟，來！痛痛快快地乾一杯！」

我們相互乾了一杯。我看他的臉，繃紋突然不見，笑得是那麽天真爽快，令人深深地爲之感佩。

我回敬他一杯：「朱大哥！但願國家打敗敵人之後，我們一起下江南、游東北，舒舒服服地過一生，好不好？」

他舉杯一乾而盡：「乾隆黃帝下江南，並不自由自在，有什麼好？等我將來，擺脫一切，學一個老道人，雲游四海，泛三江，登五大名山，自由自在，多安得逸啊！」

「你怎麼捨得你的夫人和三姨太？」我向他取笑，實在也是男人談話必有之題材。

當時似乎有點令他難以安排，但却使我瞭解了那位三姨太的來歷，更使我瞭解到他一部份的身世。

他在微醺之後，話漸多，乃道出他的往事：

「我幼年的時候，八字排定了的，是苦命；零零丁丁的，四川雖大，教我那裏活下去呢？幸喜天無絕人之路，有一個遠房親戚，看我可憐，把我收留到住，在他茶舖裏學徒弟。當徒弟的活路真多，燒火倒茶，抹桌打掃，挑水劈柴，外帶舖林屜被引娃娃，但是我却學到兩件天大的本事。」

「那兩件天大本領？」

「第一道是倒茶。」

『倒茶有什麼稀奇？誰還不會。』
 『難吶！四川茶館裏倒茶講究要有架式，用的是蓋碗茶，共有托盤、茶碗、茶蓋三件，譬如上六位客吧，一聽到叫喚，就要一手提一把熱燙燙的大茶壺，一手托着這十八件大東小西，快步走到客官的面前，歇個子縫兒，隨手把這十八件大東小西往桌上一撒，要撒得勻，撒得快，茶盤托着碗，像飛機投炸彈一般，把開水沖下去，難就難在那一陣鋪陳，架勢一定要穩，才够意思。更難是講究「鳳凰三點頭」，滾燙的開水三起三落，要起曲線，末了剛好收口，水不多一滴也不少一滴，茶客們喝上口才够味；我當時曾經下過一番苦功，連到毛房解小手的時候，都練習「鳳凰三點頭」，被我師父看見，曾經誇獎我將來要成大器哩。』

我一想，撤茶碗的功夫果然不易，但鳳凰三點頭的架式却似已失傳而成廣陵散了，便請教其二。

『第二樁是學到了世界，學到了江湖上吃茶的規矩，你哥子曉得，全成都六百條街有兩千多家茶館，四川的茶館就是小四川，用處大着啦，可以會親友，調解糾紛，可以談天說地，看報讀書，也可以吃鍋魁（餅）包子，也可以在袖籠裏用手談生易，還能够早上洗臉，晚上洗脚，外帶捶腿、捏脚和挖耳朵，樣樣俱全。』

茶館還是我的學堂，等我一得空呀，我就坐在一旁聽老茶客們擺龍門陣，擺得好的硬是够味，啥子全四川的世界大事，軍閥們水陸空三軍的陣容，賣的（指娼）翻雲覆雨，做的（似指政客

）興風作浪，啥子名堂都有，統而言之，開的課程比我姪娃子上的講堂還多，學都學不完，我才學到了一點東西。』

怪不得他老兒語彙和文采如此豐富而駁雜，原來是茶館大學畢業的，但我有一點不解，軍閥們何來海陸空三軍呢？趕忙請教。

『劉文輝打內戰的時候，（此意甚狹，指四川省之內戰，甚至是劉家門裏鬧家務。）他有兩條小火輪，甲板上四面檔起鐵板，步槍不透，船上架起小鋼砲，就是水軍。空軍是他們租來小飛機一架，可以從窗戶裏用手擲手榴彈，可算是一租屬部隊，誰有錢就誰指揮；至於陸軍，那他原有，還要得，你看是不是三軍齊全？比得上戲臺上的威風？有一年我在川北當大爺的時候，都想租一架飛機耍子，水軍我成立過，在嘉陵江上游，有一回我看到一隻汽划子也架起機關槍哩。不過是呀！如今我看到了洋密絲特的超空堡壘（B-29）和哈子黑寡孀不嫁人（B-10），那軍閥們的家私真成了娃娃兵了，我們中國哪！非得趕上前進不可。——朱大爺的思想絕不落伍，而且富有文藝氣息，把「B」夜間驅逐機黑寡孀賦予個性曰不嫁人，頗有奇趣。』

擺茶碗陣說江湖行

『茶館裏，你哥子曉得，三江五河四海的社會兄弟伙，都有來有往，社會上上茶館有規矩，不依規矩就不够格喝茶，比方說：擺茶碗陣，就有許多的用處，可以擺出「訪友」、「求救兵」、「鬪法」等等陣勢，要講究「佈陣」和「破陣

」，最簡單的，要求援助，便擺單鞭陣，佈陣的規矩，是拿一滿杯茶，把茶壺嘴對着茶杯；破陣也有規矩，如果能幫忙，就喝盡杯中的茶，要是不能行的話，就倒去杯中的茶，再倒一杯喝掉；要是把茶壺嘴對着成一字的四滿杯茶，那就有名堂了，名叫「忠臣陣」，也是救援的意思，可是破陣就有花草了，如果是為托妻寄子而承擔者，就由左邊拿第一杯茶喝掉；如是為借銀紙而應承者，拿第二杯喝掉，要是答應救命，就取第三杯喝完，如果啥子都不能答應，就變換茶杯的位置再開口喝，那就是沒指望了。』

『還有什麼名稱呢？』我問他。

『多得嘍！有反清陣、復明陣、關公護送二嫂陣！孔明登壇令將陣、患難相扶陣、仁義陣、桃園陣、梅花陣等等，說也說不完，我背一首梅花陣佈陣的詩給你聽吧：「梅花朵朵重重開，古人傳來二度梅，昔日良玉重臺別，拜相登臺現奇才！」』

他說着說着，叫么師拿一套蓋碗來，當面作示範表現，果然利落邊式，不同凡響。我一枝接一枝地吸了好多枝駱駝牌，吐着煙圈，來欣賞他的現身說法。

『等我出師的那一年，茶館老板出了事，要不是我窮得只剩一身短掛褲，連我也要牽連進去，街坊上謠言滿天飛，於是我就跟上一位老五跑了，從此我就一付肩胛一條命，開始闖江湖；凡是危險的苦差事我一口擔承，凡是分東西算功勞我一概躲開；刀山也上，傻瓜也做，吃喝嫖賭都不沾，奮勇博鬥我當先；小童大哥！莫道江湖上

沒得哈子人事條例，居然漸漸地出了道，江湖上說：「莫看他姓豬，比老虎還猛哩。」如是大家伙跟我起了第一個綽號很不好聽，說出來你真見笑……哈哈！」

「你講嘛，有啥不好聽。」

「江湖人稱：『豬頭虎』。」說着直搖幌他的腦袋：「你看，我那一點像豬頭，明明是虎頭嘛！」接着他又伸出他的大拳頭：「後來大家伙又替我改名堂了，叫我一聲『小義虎』，最後把小子換上大字，英名『大義虎』。」

「那年子，我在川北一帶，帶領數百弟兄，吃吃涼粉，（註：川北涼粉有盛名）。滿安逸地，我們都是義氣相投，義重如山，從不擾民的同伙，大有一份新氣象。只要是惡人，不管他有啥子靠山，我們都不講交情。勢力雖小，名聲可大咧。我還在鎮上開了一家小茶館，搜集情報，聯絡山上山下，很管用的，這本是我的老本行，雖然我是龍頭大哥，也偶而出來沖杯茶哩，那真是我的白銀時代，白花花銀子用不完呀！我們把白花花的銀子，一兩一兩都歸公，也舉辦了好些善事，比如說呀：到縣城裏請郎中來，施診施藥，設義塾呀！我們還特別設立了一部，叫做『行善部』。一位老師又教我成立了一部，名叫『大學生部』，人人都要讀書，逢年過節人人要過考，考第一的有獎，並且被稱為『起碼狀元』，連中三次『起碼狀元』就封他為『文曲星』，你看要得不不要得？總之很有點新板眼。又有一位參謀長來教武藝，（當地習慣，愛加長字，以資敬

班長」，故參謀長或許即是一位中少尉參謀，並非真參謀長也，且一任參謀，即為終身銜，一輩子都可被稱為參謀長。）不重外表，只重槍法與行軍，也要過考，考得最好的名為『武曲星』，我們要造就『斌』字號人物，那就是文武全才。

「起碼狀元」、「文曲星」、「武曲星」，確為精采，不僅可以噴飯，抑且可以下茅臺酒，使我不覺連乾三杯。

「可是笑話就來了，別人稱我們為『洋袍哥』，我也不去管牠。」

「值得乾三杯。」我們又一飲而盡。

魚夫人這一段奇緣

「有一天呀，茶館裏來了報告，說是縣知事請我去吃春酒，還說怕我不放心去，把送帖子的留作押頭，務必賞光，商量正經事情。」

「那位縣太爺聲名如何呢？」我問。

「對頭，我派茶館探子去打聽，據說是讀書人，很想做點事情，不貪錢，但下面並不滿意他，所以刑房師爺替他起了個混名，叫做『傷官』，因為撞了他們的財路；他還有一個小毛病，愛風流，帶了一個姨太太上任，但她却很體恤下人，說大家都是苦命人，總之官聲很不錯。」

「你們的情報做得很合軍事要求呀，敬酒。」

他大乾一杯，接着說：「我們開了羣英大會，都說關老爺單刀赴會何等英雄，我們不能做懦種，決定前住吃他的春酒，並且決定雙槍社會，

掛兩根盒子砲。」說着雙手齊放。

「到那一天，我帶幾塊好漢去了，果見哈子動靜都沒得，就是吃春酒，我安了心，盒子砲也退了膛了。縣太爺竟然在酒席宴前敬我一杯酒，稱贊我是英雄人物，說哈子多才道多才氣。」

「是不是多姿多采？」我舉起酒杯問。

「沒來頭，差不多是那些話，他那南方口音，很好聽。」他也飲酒以答。

「吃畢了酒，縣太爺說還有什麼興……」

「餘興。」

「真是魚腥，客廳裏搭成了小戲臺，有女人唱川戲，忽然看見一羣婦道家推出一個千嬌百媚，百媚千嬌，不，硬是別提啊的小婦人，那杏花眼瓜子臉照花人的眼睛，旁邊有人說：『縣太爺的魚夫人出堂了！』我才知道曉她是魚夫人，竟然一隻貓兒沾上了腥。」

「如夫人吧。」我解字義。

「我曉得，她後來跟我說的，她是條魚兒，你怎麼會曉得呢？」說罷他以酒下魚，鮮味似乎無窮。

「戲文散了，縣太爺對我說，要和我深談，地點竟在內花廳，我有酒壯了膽，橫直橫，去吧！大丈夫怕啥子。進了內花廳，縣太爺對我說了些體己的話，大致是說嘛袍哥不是正途，何不歸順公家？他還要派我做一員大隊長，幫同整頓整頓這個風氣不好的大隊，叫我好地幹。」

「他怎麼如此交淺而言深？」我問。

「對頭，我也是文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那個搞的嘛？後來我才知道是他的魚夫人在枕頭上說

他提的。」

「奇怪！」

他說：「一點不奇怪，魚夫人是我們山下的人，她出身很苦，梳兩根小毛桿（辮子）就出去學唱川戲，但他年老不能動的親生母親却住在鄉下，受過我們「善事部」的好處；她有一次回鄉探母，路上遇見兩個小雜種調戲她，她說：「你不怕王法嗎？」小雜種們說：「天高皇帝遠。」那些狗兒的要香她的嘴，她吃了不少的虧，正在危急之中，我們善事部的天兵天將到了，刷了那些小雜種每人一耳光外賞一支火腿，才把她救出來；她問：「你們是那一個的？」弟兄們說：「我們是善事部的。」她又問：「你們的龍頭是誰？」弟兄們道：「我們的大哥是小義虎」，千不該，萬不該，那幾個弟兄替我大吹其王牛，啊啲啲！把她的芳心說動了。等她嫁了縣太爺，就上了這一本。」

「正是，行善必得好報。」我道。

「啥子好報？活報應！正在和縣太爺談話的時候，她來了，珠光寶氣地，好別提啊！我向她恭恭敬敬地行禮。你猜她對我怎麼樣？」

「回禮吧。」

「她對我好意地望了一眼，眼角裏像有一盞茅臺酒，正像戲臺上的眼睛，拿起銀杯說：「敬大英雄一杯酒，謝謝你的恩義……」他竟然學女人的姿態拿酒杯來向我敬酒了，粗中現媚，好不媚人也。」

「我一躬到地：「拆殺小人了」，縣太爺笑着說：「不要緊，這一杯酒要敬的，我還要敬你

一杯呢。」他敬酒的姿勢又來了，樂得我直乾杯，也算是回敬朱大爺。

「那晚上，一杯又一杯，當時酒量不大，就這樣糊裏糊塗地醉了，只聽得，像仙女說話的聲音，「朱先生，朱英雄，乾一杯」，我就這樣醉了。他真的是喝一杯又一杯。」

「我酒醉了還會做梦，夢見我歸順了公家，擔個正官正印，鍛鍊兵馬，奮勇殺敵，為我沒有見過面的老漢老娘出口氣……」

忽然覺得好似有一條魚尾巴在掃我的臉，一條軟軟的貓尾巴在掃我的身，我正在夢中喊口令哩：「不要動！」但那尾巴越掃越帶勁。

我突然驚醒，一摸，褲襠裏的盒子泡沒得啦，放開眼睛一看，天呀！你猜是誰？」

他並不等我答話，接着說：「原來是縣太爺的魚夫人，勾人的眼睛又勾着我，我靈機一動，一跳而起，就說：「父母太太，這樣做要不得，給人看見，對縣太爺不起。」

他自喝一杯，似乎用以壯膽：「魚夫人說了：「你死在廬頭，還要胡說八道。」她又細聲地說：「趕快逃出虎口。」我問她：「是不是縣太爺陷害我？」她說：「不是的，是刑房師爺勾結

一夥人，用調虎離山之計，假傳司令的旨意，叫他連夜去了，然後要把你活捉了好向公署裏報功，是我用酒拖住他們，雜種們快來了，我帶路，你趕快走。」

「好險！」

「險還在後頭哩，她帶着我，在黑眼眼中，我牽着她柔軟的手，彎彎曲曲地走出縣衙門的後

門，在黑巷子裏，她一直說：「我愛護你，不能害死你。」我叫她回去，她死也不肯。

「出了門，馬找不到了。她說：「這樣你走不脫，我帶你到張嫂家裏換衣服。」

她竟然牽着我的手走，我好着急，男女授受不親嘛！」

「那真是相依為命，豔福無邊！」我吃他的豆腐。

「那裏？我簡直像觸着了電網，平日我最機靈，那天却笨得像匹小牛，讓她牽着鼻子走；她呀，真滑溜呀，是一條滑溜溜的魚。」

「轉彎抹角，到了張媽的家，她說：「你不要怕，她的公女兒是我的貼身丫頭，好幫你逃走。」這是平生第一回有人叫我不要怕；她是第一個關心我的女人，你曉得，我的老婆只會燒茶煮飯，啥子都不管……」

「她教張嫂替我找來張老漢的衣服，正要溜之乎也哉，忽然聽見砰砰碎碎一連三聲敲門，我想該要死拼了，她居然問也不問，就出去開門；「莫不是有鬼？」我真該死，竟然疑心她。門打開，閃進來的却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丫頭，長得也非常別提啊，丫頭說：「不得了，姨奶奶！刑房師爺說怪話，說啥子：「姨太太跟土匪跑了！」小丫頭這一句話，說得她和我的臉都飛紅，紅冬冬像兩個柿子。小丫頭又說了：「刑房師爺發動人馬，要活捉奸夫淫婦，把她們脫光了衣服遊街示眾，才好向縣太爺交代。」老天爺，事情越搞越傷慘了，我怎好一走了之？」

「她真有一套，叫小丫頭去打聽我帶去的人

和馬怎樣了，有消息火速來報，小丫頭得令而去。不一會子，街上人聲喧嘩，遠遠還有槍聲，張大嫂嚇得發抖，我才第一次曉得世界上還有一個「怕」字。

「風聲到最緊的時候，幾騎快馬的蹄聲由遠而近，龜兒子，居然停在張家的門口，馬被勒得直嘯嘯，我趕快拿起一把劈柴的刀，不料，砰砰又是三聲敲門，我不放心，那跟我來的老五却在緊叫喚啦：「大哥！快走！姨奶奶也要走，格雜種不安好心！快點嘛！」趕快開門，原來小丫頭也被他們帶在馬上，小丫頭說：「姨奶奶走吧！師爺的心毒辣得很，留下要活受罪。」

「我正覺為難，她到安詳得很，像唱戲一樣，說了：「我跟你走，」急忙間，她插下一隻金鐲子，擲給張嫂說：「你們拿到逃命去吧！」原來她是這樣瞭解窮人的苦楚，安排得好利落。就此外她騎上一匹馬，我教弟兄拉着，衝開一條路，直向城門洞而去，沿途雖有野槍，只傷了弟兄一條腿。

我先以為城門洞這一關怕通不過，不想到了那裏，兩扇破門大開，原來參謀長早已收拾乾淨了，在接應我們。他真是活張良，老早算出要變風色，派人盯出路線，一下子把小丫頭盯上了，就擁護我們安安逸逸地出城。

出了城，就是我們的世界了，好不威風！綠女紅男，好不別提福啊！沒想到，後面灰塵滾滾，有四匹馬趕來，原來還要演一曲蘆花漣漣，來人說：「縣太爺回來了，急得要請陳太太回府，自己以來沒有顧及夫人上山落草之理。」我還

待考慮哩。到底姨太太精明，小聲對我說：「恐防其中有詐，你們有本領，抓一個來拷問拷問。」我一打暗號，小老五雙槍一提，飛馬上前，就抓了一個小雞回來，那一羣雜種馬上開溜了，這是拼命的玩意，她居然在馬上鼓掌大叫「要得哩。」我一審問，果然又是刑房師爺出的主意使詐。然後我們就回到了山上。

我聽出苗頭來了，便問朱大爺：「那麼你的三姨太太就是她？」我認爲她比月下野貓影片之中的碧姬芭杜還有智慧、有情感、還要勇敢，猜想就是她，那真是：英雄美人，相得益彰，舉杯爲他倆祝福。

朱大爺半晌沒有作聲，眼睛裏居然流下了英雄老淚，這是什麼回事呢？使我如墮五里霧中。

玉殞香消情天難補

他說：「三姨太太不是她，聽我告訴你吧，那天回山以後，我看她是有情，但我不能犯江湖的規矩，我問她：「這怎麼辦呢？」她答道：「你說怎樣就怎樣，我敬重你的爲人，爲你，啥子都不顧了。」我却當場沒有接受她的愛情。」

「那豈不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嗎？」我想朱大爺，原來還有這一段戀愛糾葛，他竟獲得了愛情。

「不是得，落花也有意，流水也有情，可我也有的苦處，我不能做社會上的罪人，人家不會相信得過啊！」

事，說明這件事的前因後果，請他親自到鎮上茶館來接人，並且把我帶去被捕的兩個弟兄換回來，信派那個做押頭的送回去，第二步仍舊敬重她如縣太太，在她的臥室外面掛上一個牌子叫「縣知事外室」。

「妙哉！有學問。後來又怎樣呢？」

「縣太爺始終沒有來，原來他丟了紗帽了，上面大老爺不問青紅皂白，叩他一頂綠帽子，連夜把他调到重慶府去喝「炒米糖開水」了。（註：重慶夜多炒米糖開水叫賣聲，他這句話是指吃開飯）。只來過兩封信：

一封是給她的，說啥子：「愛妾如晤：事已至此，汝本爲大婦所不容，得隨朱某，我心尙安。」其他我記不得了。

一封是給我的，我只記得兩句是：「做事容易，做官難。」

後來我只好將那「縣知事外室」的招牌取下來，改成了洞房，我那老婆就不像她的大婦，好尊敬她啊！我們渡過了三年多的啥子快活的「蜜月」，她真像一條滑溜溜的魚，她說：「只有你這條貓兒才嚐到了腥（心）。」所以我才叫喊她爲「魚夫人」。她平日唱川戲給我聽，還替我養了一塊好兒子，我那大婆娘連蛋都沒有下一個。（註：蓉人稱人有塊爲單位者）。

「少爺呢？」

「此刻在重慶上學堂，我少讀詩書，不能也叫他跟我先學鳳凰三點頭呀！」

「魚夫人現在何處？」

說到這方開碼頭，把她丟在家裏，染了時疫，山上醫藥又不完全，她、她、她走了，至死沒有見我一面，我我這老不死的，禍延先妾，郎個不教我抱恨一生啊！」至此，他老淚直流。

「她死後的第三年，我就收了山，歸了正道，在這裏做了一個沒得幾田的神糧，所幸社會上還難得起我，使我老景不虧；又結交一些上等朋友，脫胎換骨，倒也逍遙自在。」

「那麼你現在的三姨太是怎樣討的呢？」

「就是那個小丫頭嘛！」接着他又說：「這三姨太真義氣，我要不轉個彎討她，她就要跟着二姨奶奶死蹺蹺。」（注：死蹺蹺三字，與臺灣話似同音同義）。她也會唱兩句哩，這是跟着二姨奶奶學的。」

「我聽過了，那天你請洋密絲特吃春酒，不是在竹簾裏唱過一段嗎？」我想起洋密絲特隔簾而聽中國西部之Opera，便大呼Wonderful，他們還不知道有這一段比美一千零一夜的神妙故事呢。」

我們哥兒倆，就這麼談談喝喝，一搖，最後一瓶酒也所剩無多；再一看手錶，是深夜了；么師們只剩下一個，靠在椅背上打瞌睡，正是：天下無不散的春酒，該散了；但那時候，我正少年氣盛，酒癮不大而量宏，稍有醉意而精神百倍，放眼四看：陽春假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這難得的春夜啊！這可敬可愛的白丁宏儒啊！我怎樣捨得散去？雖然只有兩個人，聚合也太不易了。他也似乎有同感，如是我們又談了一段話。他告訴我：「三姨太是一個好女子，正是，

江湖有句話：「內事不明問當家，外事不明問管事。」如今我啥子事情都要和她商量呢。「人抬人高，無價之寶。」「花花大轎人抬人。」我第一家都抬她呢；不過是呀，「江湖有禮，朝廷有法。」她也滿有分寸，絕不亂來，絕不亂說話，你看我這位姨太太怎麼樣？」

我說：「只在竹簾外看見過……」

他說：「該死，該死，該罰酒，過天我跟你鄭重介紹，我先唱兩個「條子」給你聽算這個歌吧！（按社會之間的交往，一舉一動，都有禮節，一言一語，都有詞句，即所謂條語，也稱條子。）

一個是赴英雄宴會條：「一張蓋子四四方，描龍繡鳳象牙裝，八仙臺上金盤盞，八仙椅子擺四方，大宴英雄結仁義，蟠桃赴會顯威光，今日弟兄同到此，好比桃園劉關張，要効桃園仁義重，松柏常青福永昌。」你聽，這不是唱給我們聽的嗎？」

他又舉起酒杯來了，而且站起搖搖幌幌的走，一邊搖幌，一邊唱道：「此酒本是非凡酒，玉皇賜下福壽酒，一杯酒，敬上天，天長地久，二杯酒，敬下地，地久天長，三杯酒，敬聖賢，心同日月。」他居然連乾三杯。

我也回敬三杯：「此酒本是非凡酒，我們痛飲茅臺酒，一杯酒，敬你太太，天長地久，二杯酒，敬二姨太，儀範永在，三杯酒，敬三姨太，多福多壽。」

他道：「說好說好，我家三姨太，近來也在學摩登，我到現在還不清楚她有好大歲數，她說

要越過越年輕呢。」

真是，我犯了時代女性的忌諱，那麼改個口吧：「三杯酒，敬三姨太，永遠年輕別提吧！」

「對頭！我代她謝謝你！」又是一杯還敬。

如此一來一往，言語更多，但因彼此均有醉意，究竟說些什麼，雖極力回憶，已如煙如雲，不可復得，但我仍能深深地記得當時對他所留下的印象：

朱大爺是熱愛國家民族的，雖然他不會說，也許不習慣於說那些愛國的漂亮話。

朱大爺是言行一致的，他絕不以滿口仁義之言作煙幕，而行男盜女娼之實。

朱大爺不願把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朱大爺喝醉了酒，真可愛，其純真時，童言無忌。（未完待續）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捌百元（折合美金貳拾壹元連郵費在內）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本社立即按期寄書、省錢、省時、更省事。